

· 小小说 ·

老死症

○ 丁新生

“老死症”不姓老，姓陈，名叫陈凡超，是乡里的会计。“老死症”是人们送给他的外号，“死症”的解释是办事不灵活，太坚持原则。如今这样的人不多，即使有也吃不开。可陈凡超自从60年代背着行李卷走进公社大门，在会计的位置上一坐三十多年，屁股上像缀了块石头。

人们说他“死症”一点不假。那时，乡政府称人民公社，机关满打满算二十来人。陈凡超身兼数职，干会计呀，司务长呀，民政助理呀，等等，还掌管着公社的大印。年轻人结婚登记，开个啥证明的都要找他。他拿着大印可从来不瞎盖，年轻人去领结婚证明时，他端端正正地朝桌子后面一座，脸绷得紧紧的，一脸严肃相。问问这问问那，发现年龄差一天也不给办，谁说情都不行。特别是对包办婚姻和他认为不合适的，他卡的更紧，甭想闯过这一关。那一年为给革委会刘主任办结婚证，险些丢了饭碗。

刘主任是在六八年死了老婆的。时间不长，有人把供销社的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介绍给他。陈凡超认为，论年龄，刘主任可以当这女孩的爹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办结婚证那天，陈凡超坐在桌子后面绷着脸，问这问那，不时用眼光看刘主任。刘主任个头高大，肥肥胖胖，像只黑熊，满脸放着红光。女孩呢，瘦得像棵红高粱杆，羞羞答答。在一旁坐着的革委会副主任看他磨磨蹭蹭就骂道，问啥哩，不就是盖个红戳吗，俺还等着吃喜糖哩！陈凡

超不论这一套，自己有自己的准谱，于是和他较上劲，站起来，把结婚证明朝桌斗里一放，说，不问清楚就不行。说着锁起抽屉就要走。几位同志忙拦住了他，刘主任也陪着笑。陈凡超才又坐下来，按着程序问了个一清二楚后，方在结婚证上盖了大印。这天晚上，他一夜没能睡好觉，第二天吃早饭时，发现新娘一脸笑届时，他摇摇头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
这件事过后，那位副主任很不满意，给刘主任捣咕了好几次，要撵他走。但不少人反对，就把这件事搁起来。

后来公社改为乡。乡长、书记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可陈凡超这个“老死症”像一颗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会计室里。

那一年，来了一位赵乡长，年轻的，蛮有朝气。一天，他从县里开会回来，拿着一打发票找陈凡超报销。“老死症”带着花镜一张张地审，不一会挑出一张票，他一板正经地说，这一张不能报。赵乡长问，为啥呀？他说，这是县里皇宫娱乐中心的票，除了跳舞、桑拿、洗浴、按摩，哪有饭堂呀！赵乡长悻悻地走了。

没隔几天，陈凡超被调到食堂专门当司务长。赵乡长说，老陈哪，你一大把年纪了，给你找个轻快活，你不会有意见吧！陈凡超说，干啥都中！他到食堂后，发现炊事员偷偷地把肉呀蛋啊朝临时来乡的领导家属那里送。他立即采取措施，凡买回来的

东西统统由他过秤，验过发票后，就把东西锁起来。做饭时，他再拿出来看着炊事员做。机关的干部都说，这个“老死症”还真行。

一次，赵乡长让“老死症”准备一桌酒席，招待几个朋友。宴会结束后，赵乡长正在送客人，“老死症”走过来，乡长，这桌饭二百三十八块五角一分，请你交了吧。一下弄得赵乡长大红脸，从兜里掏出钱扔给他。送走客人后，赵乡长越想越生气，就请来了县审计部门的几个高级会计师，把“老死症”管过的账翻了半个月，连芝麻大的毛病都没挑出来。让赵乡长佩服得不得了。不久，又让他坐到会计室里。后来，赵乡长到县里当了副县长，凡回乡里检查工作，总是不忘看看他。

钱乡长来了不久，“老死症”退休的文件到了。钱乡长让机关准备了一桌饭菜，晚上要给他送行。可到快吃饭时，咋也找不到他。一问，才知道“老死症”在下午已卷起铺盖，让儿子开着小拖拉机把他接回了家。赵乡长感动地说，像老陈这样的人少有啊！晚上开会一研究，决定把他返聘回来。第二天，钱乡长亲自坐着吉普车把“老死症”接到了乡里来，继续让他干会计。这一干又是十多年，直到他病危住院的前一天。

后来，不少人很怀念他，说，人这一生，不管本事有多大，首先要有“忠诚”这两个字！
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省消防总局）